

陳翰《異聞集》的編選輯存與唐代小說的經典化^{*}

康韻梅^{**}

（收稿日期：109 年 1 月 2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4 月 24 日）

提要

本文針對中國第一部小說選集陳翰《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作一探討，嘗試抉發其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依據目前輯存情形釐清《異聞集》的篇目，得知所選多為精品，復多見於現代的唐代小說選本，形成兩次結集經典化之間的呼應。又全書分類、注釋、改易等編選特色，亦具唐代小說經典化的意涵。此外，宋代藉由類書輯存《異聞集》影響明人對唐代小說的編選，並擴及至說話、戲曲對唐代小說的演繹；而宋金元典籍引述《異聞集》，亦可見其書的流傳以及唐代小說被熟知化的現象，展現了唐代小說因《異聞集》而經典化的歷程。

關鍵詞：唐代小說、陳翰、異聞集、經典化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曾宣讀於第十九屆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復修訂後發表，特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賜予寶貴意見，致使本文更加精進。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異聞集》是晚唐陳翰（生卒年不詳）編選的小說集，《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著錄「陳翰《異聞集》十卷」，原注「唐末屯田員外郎」，¹《崇文總目》卷二十八「小說類下」所載亦為「《異聞集》十卷，陳翰撰。」²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卷十三「小說類」著錄《異聞集》十卷，云：「唐陳翰編。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為一書。」³陳振孫（1179-1261）《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類」亦著錄十卷，則言：「唐屯田員外郎陳翰撰。翰，唐末人，見《唐志》，而第七卷所載王魁乃本朝事，當是後人剿入之耳。」⁴王夢鷗（1907-2002）據《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認為此書流傳至南宋，卷數無缺佚，但內容則經增補，一經增補就已非唐代原書。⁵又王夢鷗認為《異聞集》自見於南宋人著錄以後，至元明清私家書目志，即失其名，最後僅見於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卷二一五，引述晁、陳之書錄。⁶而明代高儒（生卒年不詳）《百川書志》「小說家」著錄《異聞集》一卷，云：「通考唐陳翰編，凡十卷，今止二十三事，亦不著撰人。」⁷《寶文堂書目》「子雜類」，亦有《異聞集》，⁸李劍國認為二者當為輯本，《舊小說》亦見輯錄。⁹

《異聞集》散佚已久，今人王夢鷗《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輯佚得四十一篇，¹⁰王國良《唐代小說敘錄》復將之補遺兩篇。¹¹方詩銘（1919-2000）《〈異聞集〉雜考》亦輯得四

¹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1542。

² 宋·王堯臣等編次，清·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58。

³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48。

⁴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校點：《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23。

⁵ 王夢鷗指出《異聞集》流傳至南北宋，卷數雖無缺佚，但內容則經增補。而不能確定是由於原書殘缺後人以他文補入，或原書完好後人以他文附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異聞集》至南宋，已非唐人所編輯的原書。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9年），頁1-2。

⁶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2。

⁷ 明·高儒：《百川書志》，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751。

⁸ 明·晁瑬：《寶文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頁659。

⁹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181。

¹⁰ 王夢鷗據曾慥《類說》輯存《異聞集》二十五篇，加上《太平廣記》所載，篇末明注出於《異聞集》，又《類說》所無者四篇，進而考訂今《廣記》注出《異聞錄》者九篇，加上《廣記》卷三九一〈鄭欽若〉一篇，以及據《紺珠集》和王十朋《分類集注東坡詩集》所引，又增二篇，故為四十一篇。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3-7。

¹¹ 王國良針對王夢鷗所選，補入他書所選〈櫻桃青衣〉和〈東城老父傳〉兩篇。詳王國良：《唐代小說敘錄》（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9年），頁48-49。

十一篇，¹²程毅中〈《異聞集》考〉輯軼四十四篇，¹³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則輯得四十三篇。¹⁴李小龍《異聞集校證》則輯入四十篇，¹⁵無論四十篇、四十一篇、四十三篇或四十四篇，與史書著錄十卷之數，則有相當的差距，但仍可從輯存的文本中觀察出《異聞集》全書的一些特質。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中晚期為數可觀的小說集中，陳翰的《異聞集》最為特殊，相較於其他小說集的撰作，該書是一編選之集。而此小說選集的出現，正如李劍國所言：「其出晚唐，正唐稗興旺結果，亦唐人之重小說使然。」¹⁶唐代小說經過長時間發展，累積了為數可觀的作品，形成編選的基礎，相形於中唐已出現多本唐人編選的唐詩集，至晚唐出現《異聞集》此一小說選集，實屬理之應然。《異聞集》不僅是唐代唯一的小說選集，亦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的選本，即李劍國所謂的「夫詩文總集、選集，代代有出，至選說部小說，則翰首倡。」¹⁷又相較於晚唐多數具補史意義的唐代小說集，以及傾向篇幅較短的志怪性質的小說集，陳翰所選多為魯迅（1881-1936）定義之敘述婉轉、文辭華豔、篇幅較長之「傳奇」，¹⁸陳珏也指出，《異聞集》所選多是今人認為的「傳奇」代表作，以及第二流的「傳奇文」和「準傳奇文」，¹⁹故李劍國將之定位為「傳奇總集」。²⁰雖然全書

¹² 方詩銘收錄《太平廣記》注出《異聞集》的二十五篇，以及由他書所引《異聞集》的十六篇，共四十一篇。然方詩銘卻統計為四十二篇，不知何故。詳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743-746。

¹³ 程毅中列出《類說》所收《異聞集》的二十五篇，《紺珠集》所收未見《類說》的兩篇，加上出於《太平廣記》未見於《類說》和《紺珠集》的十四篇，以及他書所引的四篇，共四十五篇。但認為《廣記》注出《異聞集》的三篇〈解襍人〉、〈漕店人〉、〈雍州人〉不像是出自《異聞集》，僅可作為存目。又葉廷珪《海錄碎事》引《異聞集》的〈釣鰲客〉一則，疑非《異聞集》一則，可能有誤。詳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73-188。

¹⁴ 若以王夢鷗所列《異聞集》篇目為參照，李劍國對談本和明鈔本《太平廣記》出處不一且風格與他篇不相類的〈劉惟清〉，持保留態度。但收錄了〈櫻桃青衣〉、〈東城老父傳〉、〈虬髯客傳〉三篇，共四十三篇。但李劍國認為〈相如挑琴〉、〈解襍人〉、〈漕店人〉、〈雍州人〉四篇頗為可疑，故可靠的只有三十九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5。

¹⁵ 李小龍的選輯主要根據程毅中〈《異聞集》考〉，同時參酌方詩銘、李劍國的意見。輯入《類說》所收二十五篇和《紺珠集》所收兩篇，以及《太平廣記》所收。關於《太平廣記》所收的文本部分排除了〈解襍人〉、〈漕店人〉、〈雍州人〉、〈劉惟清〉、〈周頌〉等篇，再加上〈李湯〉、〈櫻桃青衣〉、〈東城老父傳〉、〈虬髯客傳〉等篇。唐·陳翰編，李小龍校證：〈凡例〉，《異聞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

¹⁶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7-1198。

¹⁷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7。

¹⁸ 魯迅言：「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59。

¹⁹ 陳珏：《初唐傳奇文鈞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9。

²⁰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80。

殘存，但所見佚文幾乎都是唐代小說的「精品」，²¹程毅中評價陳翰為眼力很高的小說編選家，所選作品大多數為唐人傳奇的名篇，《異聞集》是一水準很高的選本，出現於唐末，反映了唐代小說的發展和成熟。²²而在唐代小說發展成熟的背景下出現極具水準的小說選本，實具有經典化，甚至經典性意義。陳玕便認為《異聞集》的編選，是唐代小說第一次經典化的結集，²³是故陳翰如何編選，即此經典化的過程，便成為了一重要議題。

誠如前文所述，今所見的《異聞集》文本是輯存的結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官方所完成的具有小說總集性質類書《太平廣記》的收錄，不僅輯存的篇目可觀，²⁴且完整保留原文。另外就是南北宋之際曾慥（生卒年不詳）所編《類說》將歷代小說集以體類區分的方式編纂，其中卷二十八為《異聞集》，共節錄二十五條，約同一時期傳為朱勝非（1082-1144）編選的《紺珠集》亦近似《類說》的形製，於卷十節錄《異聞集》三十五條。²⁵兩者皆為簡略的節本，不見文本原貌。《類說》僅〈神異記〉、〈華嶽靈姻〉、〈相如挑琴〉（當為「琴挑」）三篇為《廣記》所無外，其餘二十二篇亦見於《太平廣記》。《紺珠集》所收篇目則與《類說》大致雷同，不過有些篇目被切分為多則敘事且重新被命名，導致篇數增加，不過確有兩篇為《類說》所無，即〈稠桑老人〉和〈鍾山墳銘〉兩則。《類說》雖為節錄輯存《異聞集》，所收錄的唐代小說內容零落不全，但篇名殆為《異聞集》所題，極有可能是原作題目，²⁶與《廣記》多以故事主人翁為題而改易

²¹ 李劍國言：「陳翰此書乃唐傳奇總集，其例照錄原文原題，且著作者之名，觀徵引稱《異聞集》王度〈古鏡記〉、蔣防〈霍小玉傳〉、沈既濟〈枕中記〉可知也。所收多為精品，足稱小說選家。」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7。

²²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193-194。

²³ 陳玕借鑑西方比較文學中所謂的「經典化」的理論，以「結集」為文學「經典化」的主要手段，即某一特定的文類，在某一特定的時代的讀者中形成一張「經典書單」。提出唐代小說有三次具有經典化意義的結集。他認為從唐代至今，我們對傳奇文的文類概念的理解和認識，主要就是依據傳奇文的這三次大的經典化結集。第一次是晚唐陳翰編《異聞集》，第二次是明代陸楫編《古今說海》、顧元慶編《顧氏文房小說》、冰華居士編《合刻三志》、商濬編《稗海》、閻名編《五朝小說》等，第三次是民國初年魯迅輯《唐宋傳奇集》、汪辟疆編《唐人小說》等。陳玕：《初唐傳奇文鈞沈》，頁37-38。

²⁴ 《太平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的有四篇、注出《異聞錄》的有九篇、注出《異聞記》的一篇。其中出於《異聞錄》和《異聞記》者，王夢鷗已考證實為《異聞集》。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5-6。

²⁵ 宋·朱勝非編：《紺珠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72冊，頁471-474。

²⁶ 李劍國認為陳翰《異聞集》，其例照錄原文原題。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7。李小龙針對《類說》輯存的《異聞集》文本，作篇名的詳細考索，認為《類說》本《異聞集》二十五篇中當有十六篇為原名。詳李小龙：〈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第一屆古代小說研究青年學者讀書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17年），頁77-79。

原作之篇名不同，從這一點上思考，《類說》的節錄本也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再者宋代吳曾（約 1162 前後在世）《能改齋漫錄》卷十八「呂洞賓唐末人」條云：「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²⁷又所附逸文「寄附鋪」條按語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之言，²⁸「薛防」當為「蔣防」之誤，方詩銘從吳曾所引《異聞集》皆見作者之名，而判定《異聞集》是原具作者姓名的。²⁹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雖然《異聞集》原書已散佚，但藉由宋代官方類書《太平廣記》和私家收錄的《類說》和《紺珠集》，還可以掌握全書的一些面目和特色，而《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流傳都涉及唐代小說的經典化問題，本篇試圖作一探索。

二、《異聞集》的編選與唐代小說經典化

對《異聞集》的編選與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進行探究，必然會遭逢一重大困境，就是原書面貌無法得見，作者生平略而不詳。不過仍舊可以試圖從《異聞集》有限的輯存文本，嘗試去探究陳翰編選了哪些文本和怎麼編選《異聞集》，進一步從這些編選的內容和方式，試圖去理解唐代小說經典化的一些面相。

（一）《異聞集》的編選篇目

目前《異聞集》佚文，大致有四十多篇，大多為《太平廣記》和《類說》所輯存，還有因為其他文獻的引述，而被判定為《異聞集》篇目者（詳見「附錄」）。從目前所知《異聞集》的四十餘篇來看，已經囊括了唐代最著名的作品，根據這些輯存的唐代小說，眾人已注意到《異聞集》所選多為唐代小說精品的現象，就是《異聞集》的編選不僅涉及到對唐代小說流傳的經典化問題，更與唐代小說的經典性息息相關。若從經典化的觀點來思考，《異聞集》雖然只是唐代小說唯一的選本，無法得到編選的參照，然在李肇（813 前後在世）的《國史補》中，或直接或間接地敘及的唐代小說，如卷下明確提到沈既濟（約 750-

²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503。

²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頁 532。《能改齋漫錄》卷八「開簾風動竹」一條中亦引述「《異聞集》〈霍小玉傳〉」，但沒提及作者之名。

²⁹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02-703、704。李劍國也認為陳翰編《異聞集》時，照錄「著作者之名」。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

約 797) 撰〈枕中記〉、³⁰李公佐(約 778-約 848)〈南柯太守傳〉,³¹卷中〈韋李皆心疾〉記述「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³²,卷上還有〈淮水無支奇〉一則,³³這些陳述涉及到〈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古嶽瀆經〉等四篇唐代小說,四者皆被《異聞集》選錄,也可見出《異聞集》所選篇目亦為當時其他文人所注目作品之一斑。若今見的〈南柯太守傳〉文末李肇贊語確為陳翰所加(詳見後述),則顯示陳翰編選《異聞集》時,可能參酌時人對相關作品的評論,所選之作實為當時較被普遍關注的文本。如此一來,則更落實了陳珪認為《異聞集》是唐代小說第一次經典化結集的觀點。

又有學者嘗試比對《異聞集》與二十世紀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魯迅和汪辟疆(1887-1966)所編選的唐代小說選本,即陳珪所謂第三次唐代小說經典化的結集,皆指出《異聞集》與魯迅《唐宋傳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說》所選差異不大,《異聞集》所錄唐代單篇傳奇大多被兩者收入。魯迅《唐宋傳奇集》中有三十二篇唐代文本,《異聞集》未選錄者有〈補江總白猿傳〉、〈三夢記〉、〈長恨傳〉、〈開元升平源〉、〈無雙傳〉、〈楊娼傳〉、〈飛煙傳〉、〈東陽夜怪錄〉、〈靈應傳〉等九篇,餘皆錄入;汪辟疆《唐人小說》的「上卷錄單篇」,共選三十篇,其中〈補江總白猿傳〉、〈遊仙窟〉、〈三夢記〉、〈長恨歌傳〉、〈馮燕傳〉、〈無雙傳〉、〈楊娼傳〉、〈鄭德璘〉等八篇,《異聞集》未選錄。³⁴若將《異聞集》與張友鶴《唐宋傳奇選》所選的唐代傳奇比較,《異聞集》僅少〈無雙傳〉一篇。³⁵以上都是在《異聞集》多數選錄文本已散佚的情況下的比較結果,若是原書猶存,可能差異還會縮小,即排除文本散佚的因素,《異聞集》與諸家所選錄篇章的差異將更小。

³⁰ 李肇《國史補》卷下〈韓沈良史才〉云:「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93。

³¹ 李肇《國史補》卷下〈敘近代文妖〉云:「……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皆文之妖也。」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又今所見〈南柯太守傳〉篇末有李肇的贊語,可見李肇對此文本非常熟悉。

³²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79。

³³ 其文云:「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68。魯迅指出今本《山海經》無此語,殆為李肇記《古嶽瀆經》的內容,又誤記書名導致。魯迅:〈稗編小綴〉,《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462。

³⁴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194。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747。李小龍:〈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頁75;唐·陳翰著,李小龍校證:〈自序〉,《異聞集校證》,頁2-3。

³⁵ 李小龍:〈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頁75;唐·陳翰著,李小龍校證:〈自序〉,《異聞集校證》,頁3。

當然這樣的差異還涉及到《異聞集》成書時間的問題，³⁶若有些唐代小說文本完成在《異聞集》編選之後，自然無法被選錄。方詩銘認為〈鄭德璘〉出於《傳奇》，而〈飛煙傳〉出於《三水小牘》，《異聞集》與《傳奇》成書時間相近，又早於《三水小牘》成書，未收錄〈鄭德璘〉和〈飛煙傳〉兩篇則可理解。³⁷王夢鷗在探究《異聞集》編選成書的時間時，特別舉出《異聞集》未選裴鉞《傳奇》中任一作品，包括〈崑崙奴〉、〈聶隱娘〉等名篇，反而於《傳奇》的〈蕭曠〉一篇中引述柳毅故事，以柳毅「洞庭靈姻」名之，認為裴鉞《傳奇》引述了《異聞集》的〈洞庭靈姻傳〉。³⁸方詩銘亦強調〈柳毅傳〉不見「靈姻」一詞，顯然《傳奇》所說的「靈姻」是從〈洞庭靈姻傳〉而來。³⁹此外，王夢鷗認為《異聞集》的〈三女星精〉一則又見於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卷三之〈御史姚生〉，當亦轉錄自《異聞集》。⁴⁰若王夢鷗的推論成立，表示《異聞集》成書後，即於其時流傳，漸及五代。⁴¹而五代何光遠《鑒誠錄》卷十〈求冥婚〉所云：「議者以華嶽靈姻，咸疑謬說；苧羅所遇，亦恐妖稱。」⁴²的「華嶽靈姻」，則亦可能出於《異聞集》的〈華嶽靈姻〉一篇。由上述數例或許可以推測《異聞集》編選完成後不久，所選篇目又被其他唐五代小說集所引述或選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遙隔一千多年的兩次唐代小說經典化的結集，所選篇目高度重疊，可以據此推斷陳翰《異聞集》已經建構出唐代小說經典篇目。方詩銘認為《異聞集》所收皆為單篇傳奇文，其中有不少佳作為《唐宋傳奇集》、《唐人小說》所未收，如〈鏡龍記〉、〈感異記〉、〈韋安道〉、〈獨孤穆〉，若有再編選唐代傳奇文者，皆可據以補錄。⁴³《異聞集》是否僅收單篇傳奇文可再衡酌，因亦見《異聞集》從其他小說集選錄的情形，⁴⁴例如〈僕僕先生〉一則，

³⁶ 目前關於《異聞集》的成書時間有兩個推論，一是王夢鷗所認為的《異聞集》流傳於大中（847-860）、咸通（860-872）以下，疑其結集成書於會昌之世（841-846），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一是李劍國所主張的約乾符二、三年至五、六年（875-879）。殆與裴鉞撰作《傳奇》同時。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80。

³⁷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47。

³⁸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

³⁹ 方詩銘：《〈異聞集〉考》補，〈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03。

⁴⁰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

⁴¹ 李劍國認為陳翰《異聞集》收錄〈虬髯客傳〉一篇，該故事亦見於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且因此素來杜光庭被視為〈虬髯客傳〉的作者，但極有可能是《神仙感遇傳》收錄自《異聞集》。而李劍國認為《異聞集》的〈虬髯客傳〉是取自裴鉞《傳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4。由《傳奇》引述《異聞集》所選取的〈柳毅〉故事而觀，李氏所提〈虬髯客傳〉是《異聞集》取自《傳奇》的觀點，猶待商榷。

⁴² 五代·何光遠著，鄧星亮、鄔宗玲、楊梅校注：《鑒誠錄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 242。

⁴³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1。

⁴⁴ 程毅中便認為《異聞集》所收作品主要是單篇傳奇，也有選自個人小說專集的。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 193。

《太平廣記》注「出《異聞集》及《廣異記》」。王夢鷗推測該篇本出於《廣異記》後又被《異聞集》所轉載。⁴⁵方詩銘所提出的觀點，則更突顯了《異聞集》所選的唐代小說是為成熟的小說作品，可提供其他選本編選之參酌。《紺珠集》所收《異聞集》中有〈鍾山墳銘〉一篇，魯迅《唐宋傳奇集》亦收此文，並根據清代趙鉞（1778-1849）、勞格（1820-1864）所著《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所述，以《文苑英華》所選為據，題為《編次鄭欽說辨大同古銘論》。方詩銘則糾正其誤，認為《新唐書·藝文志》集部總集類著錄有「（李吉甫）〈梁大同古銘記〉」，故其篇名應為〈梁大同古銘記〉。⁴⁶此銘記與魯迅《唐宋傳奇集》所選其他的傳奇文相較，敘事內容差異頗大，魯迅之所以編選，也許跟《異聞集》的收錄相關。

《異聞集》雖然原書不存，但根據輯存的佚文，大致可以掌握陳翰擇選唐代重要小說作品以編成《異聞集》的編選立場，而此編選立場適恰地反映出編選所具有的評價功能，而導致經典的生成。即文學選集更是文學經典生成過程中重要一環，⁴⁷因為文學選集的選擇功能必然與其評價功能密切聯繫。事實上編選就是一種評價行為，文學選集的編選使文學作品經歷了一個保存——評價——再保存的過程。⁴⁸而此一過程歷經編者、讀者的雙重評價，更可看出文學作品的價值。

作為唐代小說第一次經典化結集的《異聞集》與第三次經典化結集的《唐宋傳奇集》和《唐人小說》，在編選上的同異都涉及到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而兩次結集呈現可觀篇目數量交集的現象，則意味著經典的生成和檢驗，甚至可以反映較早的小說選集在遴選經典上，對其後小說選集的引領和影響。至於被學者們所質疑的輯存佚文中亦見〈解襪人〉、〈漕店人〉、〈雍州人〉等篇近似志怪的短製，若配合著歷代史志和書目著錄原書十卷的規模而觀，陳翰編選《異聞集》不無有保存唐代小說的功能。故從文學選集的編撰可能具有保存的功能之文學經典化之觀點來看，再加上〈解襪人〉、〈漕店人〉、〈雍州人〉三篇具有《異聞集》全書編選的系列性傾向（詳見下文），《異聞集》收集這三篇，是有其可能的。

（二）《異聞集》的編選方式

在嘗試理解《異聞集》編選篇目及其意義之後，自然意欲一探陳翰如何編選《異聞集》。王夢鷗曾對陳翰編選《異聞集》的議題，多所關注，其研究成果可說已展開了《異聞集》之於唐代小說經典化的徑路，但也留下一些可以再深入探究的空間。王夢鷗參考《太平廣

⁴⁵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27。

⁴⁶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1。

⁴⁷ 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4。

⁴⁸ 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71。

記》注語所錄，大致掌握陳翰選錄文本來自不同作者並涉及多種小說集，確定陳翰作為編輯者的身份，同時進一步掌握陳翰的編輯方法，即分類編纂、注釋、改易文字，⁴⁹程毅中亦提出類似的主張，換言之，陳翰並非僅將作品收錄而已，還有所加工，因而形成全書的編輯特色，而這些編輯特色具有什麼經典化意義？可以再進一步思索。

1. 分類編纂

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異聞集》十卷，並以「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為一書。」為注記。在此簡短的敘述中，已經提挈出《異聞集》全書的書寫體製、文本內容和編纂特色。王夢鷗指出晁公武認為陳翰將記載唐朝奇怪之事的傳、記，分類編纂而成全書，進而以李肇《國史補》序所言：「言報應，序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⁵⁰衡酌目前所見《異聞集》之文本，主張《異聞集》與《國史補》的編輯旨趣相反，⁵¹文本內容正可以涵括在李肇「悉去之」的「報應」、「鬼神」、「夢卜」、「帷箔」的四門類之中，並參引《太平廣記》分類嘗試為輯存之《異聞集》文本略作分類，分為「報應」、「神仙」、「鬼怪」、「夢幻」、「術數」、「帷箔」等六類。⁵²在此王夢鷗將晁公武所言「類為一書」，解釋為「分類編纂成書」，不無疑義，「類為一書」是指陳翰將唐代記載鬼怪一類的傳記，編纂為一書，即「類為一書」不是「分類編纂成書」。但今見的《異聞集》文本確實體現了「分門別類」的編纂特色，即《異聞集》往往將類似主題的故事蒐集在一起，例如被王夢鷗歸於「夢幻」一類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異夢錄〉、〈秦夢記〉，而此「夢幻」類實可再細分為「人生如夢」、「夢遇美人」兩種主題。《異聞集》主題類別區分的編纂特色，還有助於《異聞集》的輯佚，如未被王夢鷗所輯佚的〈櫻桃青衣〉，王國良、李劍國、程毅中、方詩銘等學者則將之輯入，從〈櫻桃青衣〉的文本內容而觀，完全與〈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相類，宋人洪邁（1123-1202）《容齋四筆》卷一「西極化人」條云：「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⁵³，方詩銘認為洪氏所舉這三篇傳奇

⁴⁹ 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1-21。

⁵⁰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58。

⁵¹ 由於《異聞集》原書不存和相關資料貧乏，而無法精確得知其編選的旨意，不過可從現今輯存的篇目中，大略掌握了《異聞集》站在一較為後設的立場，在唐代小說已然發展蓬勃和成熟後，擔任了評價和保存作品的功能。而李肇的《國史補》則是出於「因見聞而備故實」的編撰立場，一如書名所宣示的「補國史」意義，故只記述近於故實之作，故雜錄多則類似筆記的短篇敘事。雖然如前文所述，在《國史補》中涉及四篇《異聞集》選錄之作，但《國史補》的成書形式與旨意與《異聞集》截然不同。

⁵²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5-16、頁21。

⁵³ 宋·洪邁著：《容齋四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頁214。

文，都見收於《異聞集》，所據可能即為此書。⁵⁴這幾篇文本被《異聞集》收錄，可謂整理為一系列，而此分類編纂的現象，則呈現了一個唐代小說的創作事實，就是不同的作者，對同一主題的關注，而形成的仿擬，而此仿擬的創作，也可說是彼此成為互文性的經典化現象。⁵⁵

2. 同一作者多篇作品的收錄

《異聞集》除了分類編纂的特色外，從現存的輯佚文本而觀，陳翰似乎也採取了以「作者」提挈文本的編選策略，在輯存的四十多篇中收入了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廬江馮媼傳〉、〈古嶽瀆經〉四篇，沈亞之〈湘中怨〉、〈沈亞之〉、〈邢鳳〉三篇，沈既濟〈枕中記〉、〈任氏傳〉兩篇。就目前可以得見的唐代小說而言，除了小說集是為一位作者的多篇之作外，《異聞集》對李公佐、沈亞之和沈既濟超過一篇以上作品的收集，正反映了李公佐、沈亞之和沈既濟是今存唐代單篇小說創作最多者的事實。除了《異聞集》所選之外，沈亞之尚有〈馮燕傳〉、〈歌者葉記〉等篇，而關於〈感異記〉一篇作者是否為沈亞之的爭議，⁵⁶似乎也可在《異聞集》集中編選某些作家多篇作品造成的叢聚現象而得到釋疑的途徑，即從《異聞集》已選擇沈亞之三篇邂逅神女的奇遇主題思考，很有可能〈感異記〉亦是沈亞之的作品。而《異聞集》對某一作者多篇作品的選錄，顯示這些作者持續創作的事實，意味著即使無法清楚界定當時這些作品的文類歸屬，但已突顯出文人投入以傳、記形式書寫奇聞異事撰作現象的普遍。

⁵⁴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0。

⁵⁵ 文學作品被選為經典，往往會產生模仿、改編和戲擬的情形，釋放出互文性，而重寫和複製致使文學作品更為人所熟知。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38-43。然在此《異聞集》所選同類主題的系列唐代小說，不僅呈現創作上的模仿情形，且同時成為同類主題的代表性作品。

⁵⁶ 李劍國根據（一）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中敘及葉夢得於《石林詩話》引唐人小說中「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詩句，並認為是沈亞之所作。（二）〈湘中怨解〉、〈秦夢記〉皆敘人神遇合，〈感異記〉的題材與之近似。（三）亞之生於隴州，〈感異記〉中故事發生地點就是隴州張女郎廟。（四）〈感異記〉中詩歌十首，用騷調者二首，與沈亞之的〈異夢錄〉、〈湘中怨解〉、〈秦夢記〉風格近似。（五）〈感異記〉亦如同〈異夢錄〉、〈湘中怨解〉、〈秦夢記〉三篇作品不以人名為傳名，為削傳記之跡而增迷離之韻。（六）〈感異記〉的主人翁為沈警，為吳興武康人，適與沈亞之同姓同郡。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477-479。程毅中亦認為《韻語陽秋》和《詩人玉屑》所引詩可能是沈亞之的作品，《感異記》的主人翁與沈亞之同為吳興吳康人，亦同姓同族，《感異記》的情節結構和詩歌贈答，與〈湘中怨解〉、〈秦夢記〉有相似之處。但仍認為〈感異記〉文風比較明快，和沈亞之的幾篇傳奇有差別，故不能確定為沈作。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171。又在《〈異聞集〉考》一文中，指出懷疑〈感異記〉為沈亞之所作，但《沈下賢文集》不載。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 180。李宗為則認為模仿的痕跡太露，敘事及詩辭都「流麗淺易」，遠不如沈亞之的其他作品「晦澀拗折」，懷疑是後人規撫沈亞之諸作，敷衍而成，特別是《沈下賢集》中未載此篇。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83。李鵬飛也認同李宗為的意見。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0。

就以上的探討得知，即使在全書散佚不全的情況下，大體還是可以掌握《異聞集》以「主題分類」或是以「作者叢聚」為訴求的編纂特點，而此不同作者間的仿擬和同一作者的持續創作，都是唐代小說出現可觀數量的原因，以及經典化的歷程。

3. 注釋

陳翰除了將《異聞集》編選的文本分類外，還曾注釋和改易文字。唐人對小說的注釋，首見於牛肅（約 804 前後在世）的《紀聞》，《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紀聞》十卷下有注云：「崔造注」，⁵⁷《太平廣記》引述牛肅的《紀聞》確見有注解者。⁵⁸王夢鷗藉由《太平廣記》中出於《異聞集》的文本與亦見其他文集的《異聞集》文本，如沈亞之的〈沈亞之〉實為《沈下賢集》的〈秦夢記〉，比對出注解之跡，並進而推論《廣記》編纂的倉促，無暇注解，這些注語應是由《異聞集》轉錄而來。⁵⁹今試舉〈周秦行紀〉為例，來呈現《異聞集》對於小說篇目注解的情形。

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

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

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手骨，《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百鍊金環，照見指骨也。」⁶⁰

王夢鷗認為這些注解因為處於上下文之間，未顯露扞格文義之跡，故得以保留，其餘易被辨識為夾注者，殆被《廣記》編者刪除。⁶¹然若仔細思考則可釐析出這些文字具有注解前句所述的作用，可以證實陳翰編選時施加了注解。其餘〈霍小玉傳〉、〈秀師言記〉亦都可見注解之跡。

⁵⁷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頁5223。

⁵⁸ 例如《太平廣記》卷166所收《紀聞·吳保安》，出現了兩處注解。一是「永固無恙」後有「保安之字」注語；另一是「每節皆墨記之」後有「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歿時有失之也。」注語。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頁1215、頁1217。

⁵⁹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6-17。

⁶⁰ 這四則引文，分見唐·陳翰編、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頁225、頁226。本篇引述《異聞集》選錄文本，主要依據的是《異聞集校證》，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王夢鷗曾於〈周秦行紀〉一篇中特別注明《太平廣記》明鈔本有這些注語。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51。

⁶¹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7。

除了行文中的夾注，陳翰甚至於篇首和文末加上注語來說明作者和出處。例如〈李娃傳〉文首：「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實為陳翰所提示之語，⁶²即使此處結銜與白行簡的官歷有違的問題得到解釋，⁶³但若屬原作，則與篇末白行簡的附記文字內容相類，則不合理，特別是「汧國夫人」與「汧國」、「倡女」與「倡蕩之姬」、「節行」與「節行」的重複，似乎篇首數言是對文末所記的綜述。此外，〈離魂記〉「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以及〈南柯太守傳〉末李肇的贊語——「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亦可能為陳翰編選時所添加。⁶⁴

無論是以注語解釋文本中詞語的意涵，或是於文本首尾注明作者和出處，都是為了使讀者更明白文本的背景和內容意涵，實有助於文本的傳播。

4. 改易原作文字

關於《異聞集》改易原作的文字方面，魯迅於〈稗邊小綴〉曾言：「《太平廣記》所收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及見收於《廣記》者察之，則為撰集前人舊文而成，然照以他書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頗有違異。或所據乃別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詳也。」⁶⁵對《異聞集》改易原作文字作了臆測。汪辟疆亦曾有「《異聞集》為唐人陳翰編集當世傳奇志怪之文，而多所竄改」⁶⁶之言。他並指出《太平廣記》所採〈枕中記〉文本，與《文苑英華》中所見〈枕中記〉不同，前者可能經陳翰改訂。⁶⁷戴望舒（1905-1950）也認為《異聞集》所收唐人小說大多有潤飾增刪，與原作有別，還特別指出《廣記》卷八二所收《異聞集》的〈呂翁〉和《文苑英華》卷八三三所收〈枕中記〉；以及《廣記》卷二九八和卷二八二所收《異聞集》的〈太學鄭生〉、〈邢鳳〉，與《沈下賢集》〈湘中怨解〉和

⁶² 歷來論者大多認為此數語實為陳翰所加，例如張政烺〈一枝花話〉，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和《唐人小說校釋》，李宗為《唐人傳奇》，周紹良《唐傳奇箋證》，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都有類似的言論。

⁶³ 李劍國主張為原傳文字，並經《廣記》編纂者改動。他引述卞孝萱指出白行簡任掌書記，可帶監察御史的觀點，來解釋此處文字結銜為「監察御史」的問題。詳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502-505。

⁶⁴ 〈離魂記〉中「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後又見「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等交代撰述始末之語，頗不合理。王夢鷗疑為陳翰編《異聞集》附記，後被《廣記》誤抄入正文。王夢鷗亦認為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末無需李肇的贊語結束其文，同時華州參軍也非李肇最終官歷。有可能是陳翰得自於時人筆記而附於篇後。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8。

⁶⁵ 魯迅：〈稗編小綴〉，《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456。

⁶⁶ 汪辟疆：《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頁158。

⁶⁷ 汪辟疆：《唐人小說》，頁39。

〈異夢錄〉文字有異；復推論《廣記》所收〈李娃傳〉，也經過陳翰刪改。⁶⁸無獨有偶，王夢鷗亦參校同樣的文本，認定《異聞集》改易文字的現象，並論定其目的是為了讓文本通俗易曉。⁶⁹李宗為（1944-2008）也有相近的見解，他認為「陳翰編《異聞集》常增刪改動原作，這些文本文字上的不同就是明顯的證據。」⁷⁰程毅中也提出在選輯時，陳翰做了一些文字加工。⁷¹李劍國則持有不同看法，認為此現象是「傳鈔所致」。⁷²

對於陳翰《異聞集》是否對原作增刪改易的問題，實可仿效王夢鷗的做法，擴大參校的範疇來進行，即更為全面地比對《太平廣記》所選《異聞集》文本與亦見於他書者，以證實陳翰在文字、甚至情節上，力求簡易以便流傳的編纂傾向。是故本篇在王夢鷗略作比較的基礎上，就目前兩存的文本，加以詳細比對。即是《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和出於《文苑英華》的〈枕中記〉文本，以及《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和出於《沈下賢集》的三篇文本。

關於〈枕中記〉，《文苑英華》與出於《異聞集》的《廣記》所收之文本內容大致相同，但在文字上還是出現了一些歧異。試表列數例如下：

《文苑英華·枕中記》 ⁷³	《太平廣記·呂翁》 ⁷⁴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	開元十九年， ⁷⁵ 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 ⁷⁶ 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
觀子形體，無苦無恙，	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
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	當建功樹名，
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畋	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 ⁷⁷

⁶⁸ 戴望舒：〈讀李娃傳〉，吳曉鈴編：《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頁7。

⁶⁹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18-20。

⁷⁰ 李宗為：《唐人傳奇》，頁64。

⁷¹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243。亦見於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193。

⁷²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190。

⁷³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頁5244-5245。

⁷⁴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527-528。本文所引《太平廣記》皆據此一版本，不另贅注。

⁷⁵ 李劍國從文本敘述盧生入夢後為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的事蹟，實根據開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間，蕭嵩為河西節度使時事。故認為道士呂翁遇盧生的時間，以「開元七年」為是。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453。

⁷⁶ 「擔囊而坐」，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依據沈與文的野竹齋鈔本《太平廣記》（以下稱「沈本」）改為「解囊而坐」，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頁1027。

畝，	猶勤田畝，
時主人方蒸黍。	是時主人蒸黃粱為饌。
見其竅漸大，明朗。	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
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	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
登第，釋褐秘校；應制，轉渭南尉。	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
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	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 ⁷⁸ 入京為京兆尹。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冕新被殺，河湟震動。	是時神武皇帝方事戎狄。 ⁷⁹ 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支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冕新被敘投河隍戰恐。 ⁸⁰
河西道節度。	河西、隴右節度使。
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	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
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
大為時宰所忌，	大為當時宰相所忌，
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省門下平章事。	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	府吏引徙至其門，迫之甚急，
謂妻子曰：	泣其妻子曰： ⁸¹

⁷⁷ 「今已過壯室」，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依據沈本《太平廣記》改為「今已過壯歲」。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 1027。李劍國認為前稱盧生為「少年」，則意味年未過壯，應作「適壯」。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455。

⁷⁸ 李劍國以開元二十一年，於各道置採訪處置使，監察州縣，而採訪使通常由所在州刺史兼領。河南道治汴州。故應為「河南道採訪使」，而「嶺南道採訪使」為非。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456-457。

⁷⁹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作「方事戎狄武功之事，開元年」，分別依據沈本、孫潛用宋鈔校過的談本《太平廣記》（以下稱「孫本」）補。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 1027。

⁸⁰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作「節度使王君冕與之戰於河湟，敗績。」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

⁸¹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孫本作「泣謂」。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

有良田五頃，	良田數頃，
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	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
封燕國公，	封趙國公
年二十八，為左襄。 ⁸²	年二十四，為右補闕。
兩竄荒徼，	凡兩竄嶺表，
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
病，	及病，
特秩鴻私， ⁸³	特受鴻私，
履薄增憂，	履薄戰兢，
位極三事，	位歷三公，
筋骸俱耄，	筋骸俱弊， ⁸⁴
待時益盡，	殆將湔盡，
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	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
猶冀無妄，期於有瘳。	讌冀無妄，期丁有喜。 ⁸⁵
是夕，薨。	其夕卒。
主人蒸黍未熟，	主人蒸黃粱尚未熟，
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	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死生之情，

以上為摭舉之例，以見兩者在文字上的差異，其中雖見有關於時間、名目和數目的不同，殆也存在著抄錄的訛誤，但在表達上較為簡易通俗確實是《廣記》注出《異聞集》者的趨勢。

⁸² 李劍國指出「襄」應作「衰」，「左衰」即「左補闕」，因「補闕」俗稱「補衰」。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462。

⁸³ 李劍國據《文苑英華》校將「秩」改為「彼」。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463。

⁸⁴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孫本改作「筋骨俱衰」。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1028。

⁸⁵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孫本將「丁」改作「于」。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1028。

若比較《廣記》三篇所收出於《異聞集》的文本。其中〈沈亞之〉與《沈下賢集》中題名為〈秦夢記〉的文本，在文字上並無大差異。但〈邢鳳〉和〈太學鄭生〉兩篇文本，確實存在著一些文字上的差別。先列表比較《沈下賢集》的〈異夢錄〉和《太平廣記》的〈邢鳳〉：

《沈下賢集·異夢錄》 ⁸⁶	《太平廣記·邢鳳》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	元和十年，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
既坐，	既半，
得記其異，	記得其異，
願備聽。	願聽。
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	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
衣方領，繡帶修紳， ⁸⁷	衣方領，繡帶，
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字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	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
示其首篇，	視首篇，
皆累數十句。	皆類此數十句。
長安少女踏春陽，……羅衣空換九秋霜。	長安少女翫春陽，……羅帷空度九秋霜。
鳳卒詩，	鳳卒吟，
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	妾昔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
美人泫然良久，	美人低頭良久，
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	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
鳳亦覺，昏然忘有記。	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
客有後至者，	客復有至者，
高允中，	高元中， ⁸⁸

⁸⁶ 唐·沈亞之撰，蕭占鵬、李勃洋校注：《沈下賢集校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5-66。本文所引《沈下賢集校注》皆據此一版本，不另贅注。

⁸⁷ 李劍國據《唐宋傳奇集》改為「繡帶脩紳」。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824。

李瑀	李璫
吾友王炎者，	吾友王生者，
侍吳王久，	侍吳王，久之，
立詔詞客作挽歌。	立詔門客作挽歌。
西望吳王國，	西望吳王闕，

此一比較的結果與〈枕中記〉一篇類似，出於《異聞集》的《廣記》文本確有簡化、俗化的趨向。⁸⁹尤其《廣記·異夢錄》中對於邢鳳初次與美人見面的對話內容，較《沈下賢集》所記簡省，刪除了可以完整回應「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的「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以及可以回扣美人「執卷且吟」的「願示其書之目。」也形成了情節上的疏落簡易。

至於《廣記》〈太學鄭生〉即《沈下賢集》所收〈湘中怨解並序〉，兩篇文本最大的差異，就是〈太學鄭生〉刪除了〈湘中怨解並序〉的序和文末沈亞之補述的撰作始末。⁹⁰此刪除可能出於《廣記》的編者，當然也不排除是陳翰所為，雖前述《異聞集》會於所述事件前後增添有關撰作的釋語，然其目的皆在對於所敘之事的闡明，而《沈下賢集》所收〈湘中怨解並序〉，序和文末沈亞之所述，則涉及韋敖撰作樂府，沈亞之補其詞並題名為〈湘中怨〉，全篇故為〈湘中怨解〉，且與其同時南卓所作〈煙中怨解〉並為偶倡，此處關涉歌行與傳奇並作的議題，⁹¹以及韋敖和南卓的撰作。可見序和文末牽涉的面向比較複雜，若刪除則可集中呈現敘事，較為單純。《類說》卷二八所錄《異聞集》題名為〈湘中怨〉，可能就是《異聞集》刪去原作序文和文末敘述，試圖簡化為一傳奇敘事而避開較為複雜的歌行與傳奇並作之結果。至於關於事件記述，亦可見從《異聞集》所出的《廣記·太學鄭生》在文字上較《沈下賢集·湘中怨解並序》更為簡易淺白的情形，如「生下馬，循聲索之。」改成「生即下馬察之。」而故事結尾由「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

⁸⁸ 李劍國指出《新唐書》有〈高允中傳〉，作「高元中」為誤。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826。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改為「高允中」。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4674。

⁸⁹ 《廣記》的〈邢鳳〉中「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等二十字，未見於《沈下賢集》的〈異夢錄〉。李小龍指出這是因為二「姚合」重出，造成刊落的情形。唐·陳翰編，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頁292。

⁹⁰ 分別為「〈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敖，善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和「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為偶倡也。」

⁹¹ 詳康韻梅：〈唐代傳奇與歌行並作初探〉，《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89-132。

濤崩怒，遂迷所往。」易為「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也顯現了同一趨勢。

經由以上對於《廣記》出於《異聞集》的文本與復見於其他典籍的同一文本比對，陳翰在編選時，確有改易文字的情形，而且呈現了「通俗易懂」的趨勢，不無有普及流傳的意圖。

在《異聞集》已散佚，加上相關諸書因時代久遠，流傳變數甚多，原書實貌難確，探究《異聞集》的編選特色，未必能掌握全部的真相，但從一些可以依循的文獻，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復經本篇詳細的檢視，大致推得《異聞集》分類編纂、同一作者多篇選錄、注釋、改易文字等編選特色。而分類編纂、同一作者多篇選錄，意味著唐代小說撰作的經典化現象，即同一類型題材的文本，被反覆地仿擬創作，以及同一作者持續的創作，皆顯示唐代小說創作的普及。至於注釋和改易為淺顯通俗的文字，適為文學結集常見的現象，⁹²也可據之推測陳翰意欲普及流傳所選文本的意圖。

三、《異聞集》的輯存流傳與唐代小說的經典化

宋代對於唐代小說多所承衍，不僅將之改作，同時還加以收錄。針對《異聞集》而言，如前所述，今所見的《異聞集》文本主要是被《太平廣記》、《類說》所輯入，除了全錄和節錄的輯存方式不同外，所收的篇目和篇名亦有差異，而兩者流傳和影響徑路，亦都涉及到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異聞集》約輯入唐代小說四十多篇，其中的〈古鏡記〉、〈枕中記〉、〈李娃傳〉、〈柳毅〉、〈感異記〉、〈南柯太守傳〉、〈湘中怨〉、〈沈亞之〉、〈邢鳳〉、〈韋安道〉等名篇，都被《廣記》收錄，並明白地注明出於《異聞集》，顯示《廣記》是從《異聞集》中將這些文本收錄。故魯迅有「《太平廣記》所收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之言，程毅中則更強調《異聞集》對唐代小說的保存之功：「宋初編纂《太平廣記》時，不少傳奇就是根據《異聞集》轉錄的。如果沒有《異聞集》的匯輯，這些作品散失的可能性將會更大一些。」⁹³但也因為《廣記》收錄，《異聞集》遂於《廣記》廣為流傳之際，

⁹² 李玉平指出選集通常可分兩類，一是只收錄原作，通常以序說明編選主旨和體例，另一是對原文進行注釋、評論，甚至刪節、修改。通常唐代以前的選本為前者。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62。陳翰《異聞集》則展現了不同其時的編選風格，其目的主要在推廣和流傳。

⁹³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3。

漸漸散佚。王夢鷗特別指出「《異聞集》傳至南宋季年，因其所編集之著名篇章，多已載於《太平廣記》；南宋之末，《廣記》流傳漸廣，而此書遂與裴鉞《傳奇》等書同遭淘汰。」⁹⁴尤其明代《廣記》廣為刊行，致使明代匯編小說多採擷自《廣記》存錄的晉唐小說，當然包括了《廣記》收錄《異聞集》之文本，正是王夢鷗所謂：「惟是《廣記》之輯存有唐一代小說，雖厥功甚偉；然飲水思源，《異聞集》之存在於當時，對於保全之功，亦不可謂其不有微勞。」⁹⁵可能還不僅是「微勞」而已，在為數可觀的明代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中唐代小說被選錄，根據任明華統計明代近七十種圖書選錄唐傳奇近兩百篇，約一千八百篇次，平均每篇九次。其中選錄十七次以上的有二十六篇，⁹⁶這二十六篇中有九篇是為《異聞集》文本，即〈虬髯客傳〉入選三十次、〈鶯鶯傳〉入選二十一次、〈李娃傳〉入選十八次、〈離魂記〉、〈柳毅傳〉、〈李章武傳〉、〈霍小玉傳〉、〈周秦行紀〉、〈櫻桃青衣〉皆入選十七次。張蘭亦據明代二十一種唐傳奇選本，為選錄兩次以上的文本做一排行榜，⁹⁷所得結果中為《異聞集》所收的〈李娃傳〉入選十二次，〈鶯鶯傳〉、〈柳毅傳〉、〈霍小玉傳〉、〈虬髯客傳〉皆入選九次，都是收錄頻率很高的文本。⁹⁸這些圖書所編選的唐代小說文本，多源自於《太平廣記》，⁹⁹《異聞集》中的文本因而便藉由《廣記》的輯存，被大量的明代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所收錄，進而廣泛地流傳開來。明代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大量收錄唐代小說，被視為唐代小說第二次經典化的結集，¹⁰⁰由前述而觀，此次唐代小說結集的經典化，主要是藉由《廣記》而完成的，因而也和《異聞集》的編選形成的第一次唐代小說結集經典化產生關聯。

至於節錄《異聞集》的《類說》，與其大約同時期出現的《紺珠集》，《紺珠集》以近似《類說》節錄匯編的模式，於卷十摘錄了《異聞集》三十五條，程毅中已指出與《類說》的二十五篇基本上重複，只有兩條是《類說》所無，因為《紺珠集》將一些故事裁拆為數條，導致《紺珠集》所錄簡短零碎至極，同時出現與《類說》所收數目上的差異。如〈古鏡記〉分為「龍駒持月」、「紫珍」、「寶鏡氣」、「金煙玉水」、「戴冠郎」五則，〈洞庭靈姻

⁹⁴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2。

⁹⁵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2。

⁹⁶ 任明華：〈論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傳播〉，《文藝理論研究》第6期（2010年），頁101。

⁹⁷ 張蘭：《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流傳》（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頁15-19。

⁹⁸ 當然這樣的統計不免會出現編選續作依照舊本的情形，但還是可以展現一大致的趨勢，即《異聞集》所選錄的文本，在明代的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中仍高度地被選錄。

⁹⁹ 如《古今說海》、《虞初志》、《豔異編》、《劍俠傳》、《文苑楂橘》、《情史類略》等小說集。

¹⁰⁰ 陳珏以《古今說海》、《顧氏文房小說》、《合刻三志》、《稗海》、《五朝小說》等明代等小說叢集對唐代小說的選錄為例，來談唐代小說第二次的經典化。事實上，不只這幾本明代小說叢集編選了為數可觀的唐代小說，還有許多明代的小說總集、類書、選本都編選了唐代小說，更凸顯出唐代小說在明代經典化的現象。

傳〉分為「橘社」、「雨工」、「濯錦小兒」、「風鬟霧鬢」、「元珠閣論火經」五則，〈南柯太守傳〉分為「槐安國」、「南柯太守」、「檀蘿國」三則，〈冥音錄〉分為「夢傳十曲」、「修文舍人」兩則，〈周秦行紀〉分為「月地雲階」、「玉奴不負東昏」兩則。如此一來，篇目數量因此膨脹，而《紺珠集》切分情節的重新命名，則清楚地呈現每一則敘事的情節重點，具有提點情節的作用。

除了《紺珠集》之外，節錄《異聞集》文本的情形亦見於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的《綠窗新話》，卷上〈韋卿娶華陰神女〉、〈張倩娘離魂奔婿〉、〈星女配姚御史兒〉等三則皆注明出自《異聞集》，還有卷上的〈韋生遇后土夫人〉、〈柳毅娶洞庭龍女〉、〈張公子遇崔鶯鶯〉，和卷下〈李娃使鄭子登科〉，雖沒有注明出自《異聞集》，以及卷上〈沙叱利奪韓翃妻〉注出《異志》，方詩銘認為實際上皆出於《異聞集》。¹⁰¹方詩銘亦認為《醉翁談錄》收錄了若干篇唐代傳奇文，但未注明出處，其中〈柳毅傳書遇洞庭水仙女〉、〈李亞仙不負鄭元和〉和〈韓翃柳氏遠離再會〉，應出於《異聞集》。¹⁰²由此看出《異聞集》對唐代小說在宋代的流傳影響之一斑。而方詩銘復指出《類說》、《綠窗新話》、《醉翁談錄》三書所收的《異聞集》，文字往往相同，而與《廣記》有異，這些節錄《異聞集》文本，應屬於一個系統，選錄的內容和形式都較為接近，其中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廣記·李娃傳》中跟榮陽生表達欲祈神求子者是「李娃」，即「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但《類說》卻是「姥曰：『女與郎相知一年矣，而無孕嗣，竹林神報應如響，薦酹求子，可乎？』」¹⁰³《綠窗新話》、《醉翁談錄》和《類說》同作「李姥」。¹⁰⁴而此差異實關乎李娃形象的塑造，即前者意味李娃的主動性，她積極設計兩頭落空的計謀而棄逐榮陽生，因而彰顯出她的現實和理性；後者則表達計謀由李姥主導，李娃不得已被動配合。¹⁰⁵李娃故事改為後世戲曲，如元代的《曲江池》和明代的《繡襦記》，有關計逐的情節，都雷同於後者，而更突顯李娃情愛執

¹⁰¹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753。

¹⁰²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754。

¹⁰³ 宋·曾慥編：《類說》，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第31編，頁1828。

¹⁰⁴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754。

¹⁰⁵ 李小龙認為若是「娃謂生曰」與前文「姥意漸怠，娃情彌篤」扞格，所以據《類說》、《綠窗新話》、《醉翁談錄》改「娃」為「姥」，並補「女」字，而為「姥謂生曰：『女與郎相知一年』」。唐·陳翰編，李小龙校證：《異聞集校證》，頁64。然從下文敘述李娃偕榮陽生訪姥宅，姥迎接時，娃與姥「相視而笑」、又榮陽生問李娃宅第是否為姥所有，李娃「笑而不答，與他語對」，而後也自言與李姥「互設詭計」，都顯示出李娃的主動性。事實上「情篤」與「詭計」之間並不扞格，理性的李娃知道在唐代律法的規定下，現實中她與榮陽生不可能結合，又充分意識到榮陽生不能再沈湎於妓院，故以狠計拋逐榮陽生，以絕其念，繼而希冀他從歧路回歸到科舉的正途。這一點從李娃護讀讓榮陽生得遂功名後，仍堅持離開並勸榮陽生另結高門可以看出。設詭計的主動性，可以形塑出李娃更為深刻的情感高度。

著於榮陽生的感性。事實上《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的文本與《類說》相較，也有一些差異。換言之，即使處於同一系統，還是會有所衍變，尤其從《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與宋代「說話」息息相關的情況下。¹⁰⁶唐代小說的題材敷演為話本故事，進而影響戲曲的擴大文本改寫效應的經典化過程，可說是從《類說》輯入《異聞集》開始。

無論是《太平廣記》全錄前文，或是《類說》、《紺珠集》、《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的節錄，皆為宋代對《異聞集》的選輯，顯示了《異聞集》在宋代流傳的情形，同時呈現出唐代小說的題材進入「說話」的話本，甚至表演的戲曲的影響，而同一故事被不同的文學體裁演繹，正是一經典化的途徑。

事實上，除了上述以外的典籍，亦見《異聞集》在宋代被引用的情形。如前已述及的洪邁《容齋四筆》引述到〈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一系列文本。吳曾於《能改齋漫錄》引述〈枕中記〉和〈霍小玉傳〉。而在宋人注解的詩集中，亦多見引述《異聞集》者。如王十朋（1112-1171）輯注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引及《異聞集》者凡五見：卷二〈濠州七絕·塗山〉：「川鎖支祁水尚渾」句注：「續：《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¹⁰⁷；卷四〈芙蓉城〉：「中有一人長眉青」句注：「厚：《異聞集》柳毅之言龍女曰：『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而長……』」¹⁰⁸；卷六〈九日次定國韻〉：「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句注：「援：《異聞集》淳于棼嘗夢至一國……」¹⁰⁹；卷十二〈題毛女真〉：「霧鬢風鬟木葉衣」句注：「厚：《異聞集》載唐儀鳳中有柳毅客於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於野，風鬟雨鬢……」¹¹⁰；卷十九〈和王勝之三首〉：「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句注：「次公：《異聞集》載邢鳳之子夢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春陽。』」¹¹¹

又《山谷詩集集注》引《異聞集》九次：任淵《山谷詩集注》卷一〈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予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其二〉：「蓋世功名黍一炊」句注：「又按《異

¹⁰⁶ 《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引子〉和〈小說開闢〉記載了許多關於「說話」的珍貴敘述，於〈小說開闢〉中還敘及《綠窗新話》可作為說話人說故事的材料。程毅中將宋人話本分為提綱式的簡本和語錄式的繁本。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41-243。《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精簡收入故事，近於前者。

¹⁰⁷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29。

¹⁰⁸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頁321。

¹⁰⁹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頁476。

¹¹⁰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頁280。

¹¹¹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頁92。

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山谷所引蟻穴夢自是一事，亦見《異聞集》』¹¹²；卷三〈次韻子瞻贈王定國〉：「百年炊未熟」句注：「用《異聞集》邯鄲枕中夢事，見『蓋世功名黍一炊』注」，「一垤蟻追奔」句注：「《異聞集》載南柯太守淳于棼事云……」¹¹³；卷七〈往歲過廣陵值早春〉：「正圍紅袖寫烏絲」句注「《異聞集·霍小玉傳》云取朱絡，縫繡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¹¹⁴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卷二〈薛樂道自南陽來入都留宿會飲作詩餞行〉：「世事邯鄲夢」句注：「《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¹¹⁵；卷八〈題落星寺四首其一〉：「蟻穴或夢封侯王」句注：「用《異聞集》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事。……詳見後〈宿觀音院詩〉」¹¹⁶；卷十一〈庚申宿觀音院〉：「將雨蟻爭丘，鑿兵復追奔」句注：「《異聞集》淳于棼夢人扶入宅南古槐穴。……」¹¹⁷；卷十四〈明叔知縣和示過家上冢二篇復次韵其一〉：「功名黃粱炊，成敗白蟻陣」句注「呂公邯鄲道上炊黃粱事，已見上〈餞薛樂道詩〉注，此事與南柯事相類，皆出《異聞集》，大概言淳于棼夢入槐安國……」¹¹⁸；卷十四〈別蔣穎叔〉：「之祁窘束縮怒濤」句注：「《異聞集》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曰巫之祁。』」¹¹⁹史季溫《山谷別集詩注》卷上〈題太和南塔寺壁〉：「百年俱在大槐中」句注「《異聞集》載淳于棼事云……」¹²⁰。

這些詩作的注解，清楚地引述《異聞集》之名，顯示注語內容實自《異聞集》而來，可見《異聞集》確實流傳注家所存的時代，而唐代小說很有可能便是藉由《異聞集》流傳而廣為文人所熟知，尤其是細察注家所注之詩句，是該詩句所從出的典故，即是詩家將唐代小說的內容納入詩作之中，而成為詩人用以表達情思的內容，從黃庭堅（1045-1105）反覆致意於〈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而觀，即意味兩篇小說文本對於人生詮釋意蘊，已經被宋代詩人接納，轉化運用在創作之中。

如果聚焦於注家特別標舉《異聞集》為詩句典故所出來看，《異聞集》在唐代小說的流播上，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這些注家引述《異聞集》，不僅可以據此得知《異聞

¹¹²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5。

¹¹³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30。

¹¹⁴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281。

¹¹⁵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778。

¹¹⁶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043。

¹¹⁷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136。

¹¹⁸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258-1259。

¹¹⁹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289。

¹²⁰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1441。

集》流播的情況，同時傳達宋代詩人對唐代小說的接受情形，甚至讀者對詩人所涉及唐代小說的熟悉情況，這完全是一唐代小說被熟知化的過程。¹²¹

除了宋代詩集的注解中頻繁見引《異聞集》外，其餘宋金元的典籍，亦見有引述《異聞集》的情形。如南宋類書《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五「水神無支祈」條引述「唐永泰中，李湯任處州……」注：「見《異聞集》」、¹²²後集卷三七「青衣攜籃」條云：「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東都下第。」注「出《異聞集》」。¹²³南宋·陳元靚（生卒年不詳）所編的《歲時廣記》卷十七「治雞坊」：「陳翰《異聞錄》云：『明皇好鬪雞，人以弄雞為事，有賈昌者，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¹²⁴涵芬樓本《說郛》卷三所收馬永易《實賓錄》「神鶴」條亦云：「東城老賈昌，少解鳥語，唐明皇喜鬥雞，養數千於雞坊，昌為五百小兒長。開元十三年，寵雞三百從封東岳時，天下號曰『神鶴』。《異聞錄》，¹²⁵金·王朋壽（生卒年不詳）《類林雜說》卷十四〈硯紙篇〉第八十八「淳于生」一則引「《異聞集》云：「唐淳于生，夢遊一處。……」¹²⁶元·駱天襄（生卒年不詳）《類編長安志》卷三「紫雲閣」條引《異聞集》：「紫雲閣，在嘉政殿之東，前有池。天寶年，秦中大旱，明皇於此殿令葉法善祠鏡龍，遂得甘雨。」¹²⁷所引應為《類說》所收〈鏡龍記〉，即《太平廣記》卷一三一〈李守泰〉，然兩者皆未見類似文字。程毅中認為《太平廣記》有刪落，¹²⁸但也有可能依據另一版本的《異聞集》。

由以上的陳述，諸家依據《異聞集》引錄而作注，又這些散見的《異聞集》文本的引用，表徵著《異聞集》於宋金元流傳的現象。從這些著作中引用唐人小說經常以《異聞集》為出處的情況看，《異聞集》編選唐代小說，的確具保存唐代小說之功，同時也藉由《異聞集》致使唐代小說為文人所熟知。

《異聞集》中的一些篇目或被《廣記》較完整地輯存，以致影響明代對唐代小說的編選；或被《類說》節錄，與《紺珠集》、《綠窗新話》、《醉翁談錄》形成節錄系列，以致影

¹²¹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文化場域理論，認為文學經典的再生產和聲譽的獲得正是依靠文化熟知化過程，而文化熟知化又得力於社會確認。李玉平著：《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44。

¹²² 宋·佚名撰：《錦繡萬花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85。

¹²³ 宋·佚名撰：《錦繡萬花谷》，頁755。

¹²⁴ 宋·陳元靚撰：《歲時廣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頁184。事實上除了此例之外，《歲時廣記》卷一，卷一九、卷二三、卷二六皆出現引述《異聞集》的情形，詳見附錄。

¹²⁵ 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冊，頁59。

¹²⁶ 金·王朋壽編：《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第30編，頁5424。

¹²⁷ 元·駱天驤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96。

¹²⁸ 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集》，頁175。

響擴及至說話、戲曲演繹唐代小說。而宋金元群書，特別是詩注中多見引述《異聞集》，除了顯示《異聞集》於其時猶見流傳外，還可見出唐代小說因《異聞集》的選輯，而被文人熟知的經典化意義。

四、結語

本篇論文針對已散佚的中國第一部小說選集《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作一探討，並嘗試抉發其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

首先依據目前所輯存文本的情形，釐清《異聞集》所編選的篇目，得知《異聞集》所選多為唐代小說在情節內容和敘事修辭上較為成熟的作品，而多位學者將之與二十世紀初期魯迅、汪辟疆編選之唐代小說相比較，發覺其間的差異不大，即意味著陳翰編選的唐代小說已具經典性的意義。並試圖從有限的文獻材料中，探得《異聞集》所選某些篇目已為其他的唐代小說家所述及，或可證明《異聞集》所選即為當時被諸家所關注的小說文本。而《異聞集》所編選的文本不僅影響於其後的唐五代小說的編纂，甚至擴及至魯迅編選《唐宋傳奇集》。《異聞集》的編選實體現了文學結集所具有評價和保存的經典化意蘊。而進一步探究陳翰編選全書的編輯策略，從近似主題的系列文本和同一作者多篇文本選入的情形，可以得知唐代小說在創作上的仿擬和普及傾向，復從《異聞集》出現注釋和改易文字的現象而觀，陳翰編選目的在於更為廣泛地傳播唐代小說文本。《異聞集》在宋代歷經官方小說總集《太平廣記》和私家《類說》的收錄，前者完整保留文本，《異聞集》的唐代小說文本藉之流傳，特別是明代大量匯編小說集之際；後者則是節錄《異聞集》中的唐代小說文本，影響《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等關涉宋代說話典籍對唐代小說的本事收集，進而將唐代小說擴及至「說話」和戲曲的領域，即藉由不同媒介，來演繹唐代小說，形成唐代小說經典化的另一徑路。至於宋金元群書，特別是詩注多見引述《異聞集》的情形，不僅顯示《異聞集》於其時尚見流傳，其所選唐代小說也成為其時文人創作的媒材，彰顯出唐代小說因《異聞集》的選錄而為宋金元文人所熟知，進而運用於創作之中，成為典故。由本篇的探究大抵可以掌握《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以及其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

附錄：現存《異聞集》之篇目

篇次	《類說》卷 28	《太平廣記》	據他書所引
一	〈神告錄〉	卷 297〈丹邱子〉；注出陸用《神告錄》	
二	〈上清傳〉	卷 275〈上清〉；注出《異聞集》	
三	〈神異記〉		
四	〈鏡龍記〉	卷 231〈李守泰〉；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23 引《異聞集》
五	〈古鏡記〉	卷 230〈王度〉；注出《異聞集》	
六	〈韋仙翁〉	卷 37〈韋仙翁〉；注出《異聞集》	
七	〈枕中記〉	卷 82〈呂翁〉；注出《異聞集》	
八	〈僕僕先生〉	卷 22〈僕僕先生〉；注出《異聞集》及《廣異記》	
九	〈柳氏述〉	卷 485〈柳氏傳〉	
十	〈汧國夫人傳〉	卷 484〈李娃傳〉；注出《異聞集》	
十一	〈洞庭靈姻傳〉	卷 419〈柳毅〉；注出《異聞集》	
十二	〈霍小玉傳〉	卷 487〈霍小玉傳〉	
十三	〈華嶽靈姻傳〉		
十四	〈感異記〉	卷 326〈沈警〉；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26 引《異聞集》
十五	〈離魂記〉	卷 358〈王宙〉；注出〈離魂記〉	
十六	〈傳奇〉	卷 488〈鶯鶯傳〉	
十七	〈相如挑琴〉		
十八	〈南柯太守傳〉	卷 475〈淳于棼〉；注出《異聞錄》	《類林雜說》卷 14 引《異聞集》
十九	〈三女星精〉	卷 65〈姚氏三子〉；注出《神仙感遇傳》	
二十	〈謝小娥〉	卷 491〈謝小娥〉	
二十一	〈冥音錄〉	卷 489〈冥音錄〉	
二十二	〈碧玉柵葉〉	卷 340〈李章武〉；注出李景亮為作傳	
二十三	〈周秦行紀〉	卷 489〈周秦行紀〉	

二十四	〈湘中怨〉	卷 298 〈太學鄭生〉；注出《異聞集》	《歲時廣記》卷 19 引《異聞錄》
二十五	〈任氏傳〉	卷 452 〈任氏〉	
二十六		卷 78 〈白蛟〉；注出《異聞集》	
二十七		卷 79 〈王生〉；注出《異聞集》	
二十八		卷 79 〈賈籠〉；注出《異聞集》	
二十九		卷 282 〈沈亞之〉；注出《異聞集》	
三十		卷 160 〈秀師言記〉；注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詳節》卷 11 引《異聞集》
三十一		卷 282 〈邢鳳〉；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1 引《異聞錄》
三十二		卷 299 〈韋安道〉；注出《異聞錄》	
三十三		卷 328 〈解樸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四		卷 328 〈漕店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五		卷 343 〈獨孤穆〉；注出《異聞錄》	
三十六		卷 343 〈廬江馮媼〉；注出《異聞錄》	
三十七		卷 346 〈劉惟清〉；注出《異聞錄》 (明鈔本注出《集異記》)	
三十八		卷 462 〈雍州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九		卷 391 〈鄭欽悅〉；注出《異聞記》	《紺珠集》卷 11 引《異聞集》
四十		卷 382 〈周頌〉；明鈔本注出《異聞錄》	
四十一			《紺珠集》卷 10 「稠桑老人」 《廣記》卷 160 〈李行脩〉
四十二			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詩集》卷 2，《廣記》卷 476

			〈李湯〉
四十三			《歲時廣記》卷 17 引《異聞錄》，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卷 29，《廣記》卷 485〈東城老父傳〉
四十四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 33，《廣記》卷 281〈櫻桃青衣〉
四十五			李劍國疑《唐語林》卷 5〈虬鬚客傳〉取自《異聞集》

表格中第四十二篇以上，除去〈周頌〉一篇，是為王夢鷗所選四十一篇。第四十四篇以上，除去〈相如挑琴〉、〈周頌〉、〈李行脩〉三篇，是方詩銘所選四十一篇。第四十四篇以上，為程毅中所選四十四篇。第四十五篇以上，除去〈劉惟清〉、〈周頌〉二篇，為李劍國所選四十三篇。第四十五篇以上，除去〈解襍人〉、〈漕店人〉、〈雍州人〉、〈劉惟清〉、周頌〉五篇，為李小龍所選四十篇。

徵引文獻

古籍

- 唐・沈亞之 SHEN, YA-ZHI 撰，蕭占鵬 XIAO, ZHAN-PENG、李勃洋 LI, BO-YANG 校注：《沈下賢集校注》*Shen Xia Xian Ji Jiao Zhu*（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 唐・李肇 LI, ZHAO 撰，曹中孚 CAO, ZHONG-FU 校點：《唐國史補》*Tang Guo Shi Bu*，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Tang Wu Dai Bi Ji Xiao Shuo Da G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唐・陳翰 CHEN, HAN 著，李小龍 LI, XIAO-LONG 校證：《異聞集校證》*Yi Wen Ji Jiao 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9 年）。
- 五代・何光遠 HE, GUANG-YUAN 著，鄧星亮 DENG, XING-LIANG、鄔宗玲 WU, ZONG-LIN、楊梅 YANG, MEI 校注：《鑒誠錄校注》*Jian Jie Lu Jiao Zh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2011 年）。
- 宋・王堯臣 WANG, YAO-CHEN 等編次，清・錢東垣 QIAN, DONG-YUAN 等輯釋：《崇文總目》*Chong Wen Zong 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宋・朱勝非 ZHU, SHENG-FEI 編：《紺珠集》*Gan Zhu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第 872 冊。
- 宋・佚名 Anonymous 撰：《錦繡萬花谷》*Jin Xiu Wan Hua Gu*（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 Mu Wen Xian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太平廣記》*Tai Ping Guang Ji*（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 Publishing House，1981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張國風 ZHANG, GUO FENG 會校：《太平廣記會校》*Tai Ping Guang Ji Hui Jiao*（北京 Beijing：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2011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文苑英華》*Wen Yuan Ying Hua*（臺北 Taipei：華文書局 Hua Wen Book Company，1967 年）。
- 宋・吳曾 WU, ZENG 著：《能改齋漫錄》*Neng Gai Zhai Man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0 年）。
- 宋・洪邁 HONG, MAI 著：《容齋四筆》*Rong Zhai Si Bi*（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 Publishing House, 2012 年)。
- 宋·晁公武 CHAO, GONG-WU 撰, 孫猛 SUN, MENG 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Jun Zhai Du Shu Zhi Jiao Zhe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 宋·陳元靚 CHEN, YUAN-JING 撰:《歲時廣記》*Sui Shi Guang Ji*, 收入《叢書集成初編》*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9 年)。
- 宋·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 徐小蠻 XU, XIAO-MAN、顧美華 GU, MEI-HUA 校點:《直齋書錄解題》*Zhi Zhai Shu Lu Jie T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年)。
- 宋·黃庭堅 HUANG, TING-JIAN 著, 宋·任淵 REN, YUAN、史容 SHI, RONG、史季溫 SHI, JI-WEN 注, 劉尚銘 LIU, SHANG-RONG 校點:《黃庭堅詩集注》*Huang Ting Jian Shi Ji 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年)。
- 宋·曾慥 ZHENG, ZAO 編:《類說》*Lei Shuo*, 收入《筆記小說大觀》*Bi Ji Xiao Shuo Da Guan* (臺北 Taipei: 新興書局 Xin Xing Book Company, 1980 年), 第 31 編。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等撰:《新唐書》*Xin Tang Shu* (臺北 Taipei: 洪氏出版社 Hong Shi Publishing House, 1974 年)。
- 宋·蘇軾 SHU, SHI 撰, 宋·王十朋 WANG, SHI-PENG 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Wang Zhuang Yuan Ji Bai Jia Zhu Fen Lei Dong Po Xian Sheng 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年)。
- 金·王朋壽 WANG, PENG-SHOU 編:《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Chong Kan Zeng Guang Fen Men Lei Lin Za Shuo*, 收入《筆記小說大觀》*Bi Ji Xiao Shuo Da Guan* (臺北 Taipei: 新興書局 Xin Xing Book Company, 1987 年), 第 30 編。
- 元·脫脫 TUO, TUO 等撰:《宋史》*Song Shi* (臺北 Taipei: 洪氏出版社 Hong Shi Publishing House, 1981 年)。
- 元·駱天驤 LUO, TIAN-XIANG 撰, 黃永年 HUANG, YONG-NIAN 點校:《類編長安志》*Lei Bian Chang An 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年)。
- 明·高儒 GAO, RU 撰:《百川書志》*Bai Chuan Shu Zhi*,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 *Song Yuan Ming Qing Shu Mu Ti Ba Cong Kan S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年)。
- 明·晁瑣 CHAO, LI 撰:《寶文堂書目》*Bao Wen Tang Shu Mu*,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 *Song Yuan Ming Qing Shu Mu Ti Ba Cong Kan S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年)。

明·陶宗儀 TAO, ZONG-YI 等編：《說郛三種》*Shuo Fu San Zh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第 1 冊。

近人論著

方詩銘 FANG, SHI-MING 著：〈《異聞集》考〉補“*Yi Wen Ji Kao Bu*”，《方詩銘文集（第二卷）》*Fang Shi Ming Wen Ji VOL.2*（上海 Shanghai：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0 年）。

方詩銘 FANG, SHI-MING 著：〈《異聞集》雜考〉“*Yi Wen Ji Za Kao*”，《方詩銘文集（第二卷）》*Fang Shi Ming Wen Ji VLO.2*（上海 Shanghai：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0 年）。

王國良 WANG, GUO-LIANG 著：《唐代小說敘錄》*Tang Dai Xiao Shuo Xu Lu*（臺北 Taipei：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Jiabin Cement Company Cultural Foundation，1979 年）。

王夢鷗 WANG, MENG-OU 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Research on Tang Xiao Shuo VOL.2 : CHEN, HAN "Yi Wen Ji" Jiao Bu Kao Sh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09 年）。

任明華 REN, MING-HUA 著：〈論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傳播〉“On the Text Transmission of Tang Legend in Ming Dynasty”，《文藝理論研究》*Wen Yi Li Lun Yan Jiu* 第 6 期（2010 年），頁 99-105。

汪辟疆 WANG, PI-JIANG：《唐人小說》*Tang Ren Xiao Shuo*（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80 年）。

李小龍 LI, XIAO-LONG 著：〈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The Naming of a Single Chuan Qi in the Tang Dynasty—with “Yi Wen Ji” as the Coordinate”，《第一屆古代小說研究青年學者讀書會論文集》*The Book Club Proceedings 1st of Young Scholars in Ancient Xiao Shuo Research*（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17 年），頁 75-79。

李玉平 LI, YU-PING 著：《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Literary Classical Theory in Multicultural Times*（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李宗為 LI, ZONG-WEI 著：《唐人傳奇》*Tang Ren Chuan Q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

李劍國 LI, JIAN-GUO 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Tang Wu Dai Zhi Guai Chuan Qi Xu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7 年）。

- 李劍國 LI, JIAN-GUO 輯校：《唐五代傳奇集》*Tang Wu Dai Chuan Q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5 年）。
- 李鵬飛 LI, PENG-FEI 著：《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Research on the Types of Non-realistic Xiao Shuo in Tang Dynasty*（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 張蘭 ZHANG, LAN 著：《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流傳》*The Text of Tang Chuan Qi in the Ming Dynasty*（上海 Shanghai：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Thesis，2006 年 5 月）。
- 陳珏 CHEN, JUE 著：《初唐傳奇文鈎沈》*Chu Tang Chuan Qi Wen Gou Ch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康韻梅 KANG, YUN-MEI 著：〈唐代傳奇與歌行並作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uan Qi and Ge Xing in the Tang Dynasty”，《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Traveling in the Middle Ancient Culture Field—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in the Six Dynastie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2004 年），頁 89-132。
- 程毅中 CEHNG, YI-ZHONG 著：《宋元小說研究》*Song Yuan Xiao Shuo Research*（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
- 程毅中 CEHNG, YI-ZHONG 著：〈《異聞集》考〉“A Textual Research on ‘Yi Wen Ji’”，《程毅中文存》*Cheng Yi Zhong Wen C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年），頁 173-194。
- 程毅中 CEHNG, YI-ZHONG 著：《唐代小說史》*Tang Dai Xiao Shuo 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1 年）。
- 魯迅 LU, XUN 著：《中國小說史略》*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ue*，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s Xiao Shuo History*（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2003 年）。
- 戴望舒 DAI, WANG-SHU 著：〈讀李娃傳〉“Du Li Wa Zhuan”，吳曉鈴 WU, XIAO-LING 編：《小說戲曲論集》*Xiao Shuo Xi Qu Lun Ji*（北京 Beijing：作家出版社 Writers Press，1958 年），頁 7。

The Compilation of *Yi Wen Ji* and the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KANG, YUN-MEI

(Received January 22, 2020 ; Accepted April 24, 202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ilation of *Yi Wen Ji*, the first anthology of Chinese fic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its significance as concerns the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Yi Wen Ji*, we know that the collection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excellent works. Moreover, most of them can be found in modern selections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thus allowing the two forms of classicization to echo each other. Furthermore, the ways of classification, annot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whole book likewise reflect the processes of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Song dynasty reference books which included *Yi Wen Ji* the adapt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in storytelling and traditional opera. References to *Yi Wen Ji* found in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lso demonstrate the spread of *Yi Wen Ji*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manifes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and *Yi Wen Ji*.

Keywords: Tang Dynasty fiction, Chen Han, *Yi Wen Ji*, classicization